

七十二年前，志愿军特等功臣李家发英勇牺牲。从此，他的妹妹李家英——

追着英雄哥哥的脚步前行

■梅良仿
张世宏



走到李家英家门口，问道：“小丫，你爸爸妈妈呢？”

得知李家英的父母在地里干农活，一行人说是要送喜报，让她喊父母回来。

李家英一路飞奔到地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半天，父母才大致明白，赶紧扔下锄头往家里跑。

李家英父母共有10个儿女，李家发排行老五，李家英年纪最小。1951年，李家发参军入伍，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保家卫国，成为全家人的骄傲。父母天天盼着儿子来信，也盼着他早日立功，给家里争光。

父母喜滋滋地回家接喜报，没想到与立功消息一起传来的，是儿子牺牲的噩耗。李家英清楚记得，那天来的先人把父亲和大哥叫了出去，他们回来时都流着泪。接着，全家人在堂屋集合，那位穿军装的干部向他们讲述了李家发牺牲的经过。

1953年夏天，金城战役打响。李家发所在连奉命向轿岩山发起攻击，被敌人的地雷阻拦。为扫除障碍，李家发主动请缨前去炸地雷，不幸身负重伤。在所带弹药用尽的情况下，他毅然扑向地雷，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，将生命定格在19岁。战斗结束后，志愿军总部为李家发追记特等功，授予“一级战斗英雄”称号。

听到儿子牺牲了，李家英的母亲悲痛欲绝，昏了过去。父亲把两只手攥在一起，流着眼泪用力揉搓的样子，李家英记忆深刻。

母亲醒来后，父亲噙着泪花安慰她：“我们生了一个好儿子！”扭过头来，父亲对全家人说：“春生（李家发乳名）为国家为人民立了功，献出了生命，是我们家的一面旗帜。你们只能给这面旗帜添彩，谁都不能抹黑。”

父亲的这番话，在李家英心里扎下了根。

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爱护哥哥的英名

李家发牺牲后，李家英总会想起和哥哥在一起的日子——

哥哥给别人放牛，会把她抱到牛背上玩。哥哥去山上砍柴，会特意把一捆柴扎得少一些，让她驮在上面，一起挑回家。参军离家前，哥哥蹲下身子，捧着妹妹哭红的小脸说：“妹妹别哭，等哥哥回来，给你买糖吃，带你去做花褂子。”

李家发再也没有回来。他牺牲后，他的家人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怀。除抚恤金外，未成年的李家英，每年夏天会收到两套短衣裤，冬天有棉衣，读书费用全免……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渐渐长大的李家英，有了参军报国的想法。1967年，她穿上军装，成为部队医院的一名护士。当兵第一年，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

1970年，李家英退役回到家乡南陵，先后在多个单位工作。无论在哪个岗位，她都记着要像英雄们那样兢兢业业。“哥哥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，全家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爱护哥哥的英名。”李家英神情严肃地告诉笔者，他们的大家族有几十口人，有当国家干部的，有做生意的，有在老家种地的，人人热爱祖国、遵纪守法，都在脚踏实地奋斗。

弘扬英烈精神，是她一生的事业

20世纪50年代，在有关部门支持下，李家英的父亲曾前往朝鲜给儿子扫墓，母亲没有同行。母亲临终前嘱咐李家英：“如果你有机会到朝鲜，一定把我坟头的土带去一捧，撒在你哥哥坟上，让我能够‘摸’到他……”

带着母亲的心愿，2010年，李家英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代表团前往朝鲜。在江原道烈士陵园，她把从父母坟前带来的一抔黄土，缓缓撒在哥哥的墓碑前。回国后，李家英又把从朝鲜带回的一抔土撒到父母坟头，让他们与哥哥“团圆”。

多年来，李家英知道，父母还有一个很少提起、但未曾了却的心愿。1954年，有关部门曾拨款，李家英的父母也拿出抚恤金，准备修建李家发烈士纪念馆。然而，那一年南陵遭遇洪水，李家英的父母主动找到有关部门，提出将那笔钱用于灾后重建。

为实现父母未了的心愿，也为了把哥哥的故事讲给更多人，从2006年开始，李家英为筹建李家发烈士纪念馆忙碌奔走。在有关部门支持下，她步履不停地寻访哥哥生前所在部队和在老战友、一次次前往辽宁沈阳、丹东等地的烈士陵园，进一步了解哥哥英勇战斗的故事，广泛搜集相关资料。她还把哥哥在家里用过的许多老物件捐出来，为修建纪念馆提供丰富展品和资料。

2020年烈士纪念日那天，李家发烈士纪念馆落成开馆。作为“南陵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和“南陵县党员教育基地”，几年来，前往纪念馆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。

李家英的家，距离李家发烈士纪念馆十几公里。纪念馆落成后，“三点一线”成为李家英的生活日常状态。面对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，李家英一次次讲起哥哥的故事。2023年南陵县成立红色故事宣讲团，她又受邀担任团长，向更多人讲述英烈事迹。

当年那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，如今已白发苍苍。“只要能讲得动，我会一直讲下去。”李家英说，弘扬英烈精神，是她一生的事业。

图①：李家英（左一）在李家发烈士纪念馆内，给学生讲述英烈事迹。

孙晓亮摄

图②：2023年，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“为烈士画像”团队志愿者为李家发烈士（右二）和父母、妹妹李家英绘制的“全家福”。

受访者供图

本版制图：唐 硕

那年，我在部队过春节

——3位老兵的军旅回忆

过年“饺子”，终生难忘

■杨振国

在我的老家黑龙江，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包饺子。我小时候家境贫寒，但无论如何，过年时父母总会包一顿饺子。他们说，不吃饺子，不算过年。

家乡的冬天，室外气温常常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，黑土地千里冰封，银装素裹。在我家的老屋里，父亲烧好热炕头，母亲把面团和馅料端上桌，一家人边包饺子边唠嗑……那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春节记忆。

这样的温馨与美好，止于1943年的那个深夜：一个提着枪的日本鬼子、一个伪军和一个伪保长，狼狽地闯进我家的门，把父亲抓走了。母亲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，听说是被押到鹤岗煤矿当了劳工。此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父亲。

我在街上卖柴时结识李大叔，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交通员。1944年立冬那天，带着对敌人咬牙切齿的恨，14岁的我在李大叔介绍下，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嫩江游击队，给队长当通信员。

敌人对抗联队伍进行严密封锁，我们驻扎在小兴安岭南麓的密林之中。当时条件很艰苦，大家喝的是雪化成的水，缺水少食。我们每人只有一套衣服，身上长了虱子，奇痒难耐。趁着中午天气稍微暖和一些，战士们光着膀子互相清理虱子，还用雪洗脸、搓身体，通过“雪浴”来防止冻伤。为避免暴露目标，我们除做饭外一律禁止生火。夜里，大家在窝棚里冻得睡不着，就披着被子挤在一起相互取暖。

一天清晨，睡梦中的我隐约听到山外有噼里啪啦的响声，以为是敌人的枪炮声，赶紧爬起来报告队长。仔细辨认后，队长说：“别怕，这是爆竹声，今天是除夕。快通知大家，我们也来庆祝一下。”

一听说要过大年，我兴高采烈地跑进一个窝棚，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，纷纷起身整装，欢快地走出来，用雪洗脸，围在一起又唱又跳。

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枝，洒下柔和的光。队长带着我们唱起抗联歌

曲：“朔风怒吼，大雪飞扬，征马嘶嘶，冷气侵入夜难眠。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……”大家唱着歌，手里或挥动树枝、或抓一把干草，扭起了东北大秧歌；“壮士们，精诚奋斗横扫江原。伟志兮，何能消减，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，夺回我河山……”

跳累了，我们围坐在一起休息。队长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：“今天是大年三十，我们也吃饺子过年。”听说吃饺子，大家都愣住了。在这深山密林之中，哪来的饺子？

“炊事员，上饺子！”在大家疑惑的目光中，队长挥了挥手。炊事班的战友拎着半袋还冒着热气的窝头，来到人群之中。看着那些“饺子”，我们哈哈大笑起来。接过“饺子”，大家捧在手里仔细品尝，边吃边说着“真香”。

队长说，蒸窝头用的玉米面，是不久前山外的乡亲冒着危险，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送来的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一顿窝头，对我们来说已是难得的美味。

如今，每到新春佳节，人们的餐桌上除了各种馅料的饺子，还有丰盛的饭菜。可我最怀念的，还是那年在密林之中，和抗联战友们一起吃的那顿“饺子”。

不吃“饺子”，不算过年。那是父亲离家后，我吃过的最美味“饺子”。（徐艺洋、荣俊运整理）

边关年味，愈品愈香

■姚启程

在26年的军旅生涯中，我有10年是在云南边关度过的。春节的脚步一天天临近，那些年在边关过年的往事，再一次涌上我的心头。

1977年初，在云南阿瓦山深处，我迎来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。我们连驻扎的地方四面环山，环境比较艰苦，夜里经常能听到野兽嚎叫的声音。眼看春节将至，想起家乡热闹火火的过年情景，想到自己是第一次在外过年，我不禁陷入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中。

然而，到了年跟前，营区里挂起大红的灯笼，连队黑板报上绘出硕大的、勾着彩色花边的“欢度春节”字样，宿舍门口贴上手写的春联……连队里一天比一天浓郁的年味，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倍感温暖。

转眼到了除夕。这一天，除了每个班派一名战士帮厨外，大家该训练的训练，该值班的值班，该站岗的站岗。我到炊事班帮厨时，发现炊事班的战友根据来自天南地北新兵的不同口味，精心烹制各色菜肴。司务长说，希望我们

这些新兵能从晚上的会餐中，或多或少品尝到家乡菜的味道。

那晚的会餐其乐融融。吃完饭，大家来到连队俱乐部开展春节联欢活动。联欢活动的节目都是大家自己准备的，有相声、小品、有独唱、合唱，还有口技表演、山东快书、二人转。指导员担任主持人，战友们踊跃上台表演，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
现在想起来，当时我们的相声、小品节目并没有那么好笑，连队干部和老兵们还是带头仰着脖子，你笑我笑他也笑。想来他们都心照不宣：新兵第一次在部队过年，气氛得烘托得热闹点，免得大家想家。

那年除夕夜，除值班的战友外，其他人没等到新年钟声敲响，早早进入梦乡。谁也没想到，叫醒我们的不是黎明的爆竹声，而是急促的紧急集合哨。大家迅速从床上“弹”起来，穿衣服、打背包，一气呵成。很快，我们整齐列队，站在连队前面。

“刚刚接到上级通报，有一股‘敌

人’正向我们袭来……”连长达前出阻击的命令后，我们在大年初一的夜色中，开始长距离奔袭。

黎明时分，圆满完成训练任务的我们，带着疲倦返回营区。讲评时，连长给大家一个口头嘉奖：“不错！今天大家的表现，既是给全国人民的新年礼物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新年礼物！”他掷地有声地说着这些话时，远处传来喜庆的爆竹声。

时间来到1984年除夕，我已走上连队指导员岗位。那天晚上，我和一排的王排长到哨位检查执勤情况。在距离连队俱乐部不远的哨位上，两名战士荷枪而立。见我们前来，一名战士立即立正向我们报告：“指导员同志，一排一班战士李昆带领新战士王小龙正在执勤，请指示。”

“稍息。”我对他们说。交谈中，我问他们是否想家。李昆笑着说：“站岗执勤是我们的责任，这叫‘一家不圆万家圆’。”王小龙有些腼腆地告诉我，那天夜哨本来没轮到他是，是他自己主动争取了这个“老兵待遇”。在他看来，除夕夜站岗放哨，别有意义。

那天晚上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我和王排长在哨位陪他们站了许久。听着连队俱乐部里传来的欢声笑语，我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年味。

这种年味，愈品愈香。

端来馅料和面团，说是每个班自己组织包饺子。没当兵时，我在家就经常做饭，包饺子可难不住我。当我挽起袖子准备露一手时，却发现没有擀面杖，顿时傻了眼。

班长转身走出去，不一会儿拿回几个汽水瓶。这下擀面杖有了着落，大家纷纷忙活起来。“你看你，馅儿都冒出来了”“你擀皮不中呀，咋是三角形”……宿舍里充满欢声笑语，我也把思乡之情暂抛脑后。

吃过饺子，我跟班长报告后来到营区的电话亭前，给家里打电话。“士刚，在部队还中不中？可要好好好，给我和你妈争口气……”电话接通后，没等我张嘴，父亲的声音就像机枪子弹一样传过来。

“爸，你和我妈咋过年？割猪肉了不？俺现在每个月都发津贴，回头给你俩寄回去。”电话那头，我一股脑诉说思念，也把在连队过年的红火与热闹讲给父母。

打完电话回到宿舍，全连战友集合列队，到俱乐部看春节联欢晚会。电视里，精彩节目轮番上演；房间里，笑声掌声不断。我们就这样一起迈进新的一年。

今年，是我脱下军装的第9个年头。回想起初入军营度过的那个春节，我仍然感到十分温暖。

★ 曾在军旅

全国模范退役军人

这是一张拍摄于1948年的照片。照片中，14岁的少年专注地看向镜头，目光清澈。静静与他“对视”，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在过去几十年里，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李家英家的客厅。那天，我们与80岁的李家英视频连线，她通过镜头向我们展示这张照片——“这就是我的哥哥李家发，拍下这张照片5年后，他牺牲在朝鲜。”

李家发牺牲那年，李家英8岁。此后70多年，“李家发”这个名字，成为李家英前行路上的精神坐标。

哥哥的牺牲，在她心里立起一面旗

1953年9月的一天，安徽南陵一个小山村，李家英在门口玩耍，父母在相距不远的田地里忙活。这时，沿着村路走来3位干部模样的人，其中一位穿着军装。他们径直



临近春节，河南省漯河市“星火志愿团”志愿者走村入户看望当地抗战老兵和抗美援朝老兵。图为99岁抗战老兵张自祥（前排左一）与志愿者交流。

赵永志摄



春节前夕，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志愿者向91岁抗美援朝老兵徐恒得（右二）赠送“致敬英雄”主题纪念品。

王庆泽摄